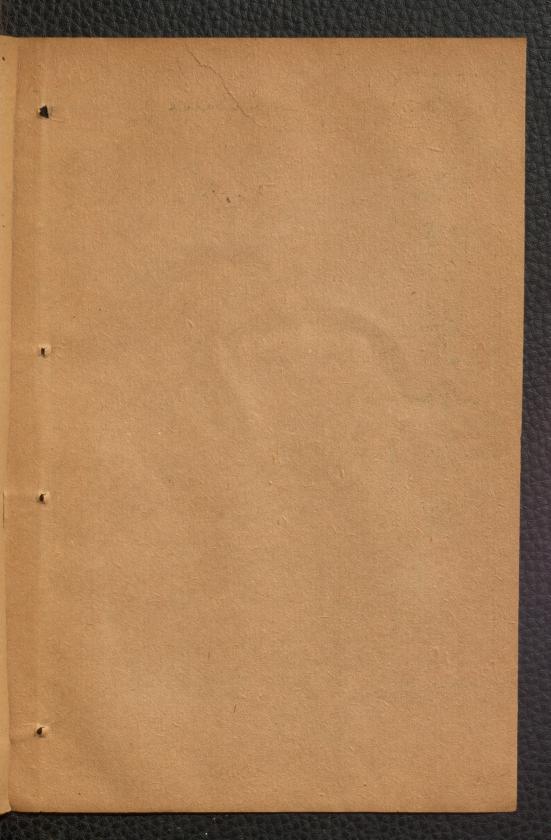
涂 學 種

[E] Chinèse Vol X 10

10



施鬼設之伎足以垂醫鑑而活着生養為編次編附管窺用俟高明 成豊五年成次乙卯十月海昌後學王士雄 梓以傳世余殷望馬 生因倉卒不可得僅載近耕石汪令間數條而語馬未詳余甚惜之 復村者余讀之如獲鴻寶雖松本而方藥不甚詳然其穿穴膏首神 袁簡齊太史作靈胎先生傳云欲采其奇方異術以垂醫鑑而活為 今夏吕君慎盘以洄溪醫安 鈔本一卷寄贈云得之徐氏及門金君 洄溪醫案序

河 溪 醫案

1 溪醫案 肺項流產瘀瘀 蟲呃痰瘧暑 遊傷 癰疽注後血留 痛 喘痢 魂寒 風衝經 目 熱殿絡 録 日録 乳對腸產胎腸证塵 疾喘亡 暑 失刖 節口癱後中紅忡 邶 魂 足 血疲 毒人 傷寒 執 L 陰 呃 發腿產子血亢水飲畏瘧紫背雕後利痢陽腫解風病 外周 感停食 筋瘤 對臂惡試崩吐消翻痰心疽痘胎血胃 痢 瘟 時麻 胃 疫 證 發

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水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為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 燮而身亦什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實丹數松囑其勿服他樂恐醫者知其酒 又新納寵必用温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樂診其麻枝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强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 張由巷劉松本。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德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科銀手提科 部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與惟腿膝未健手臂循麻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虚邪賊 洄溪縣四条 得節為效一日包昏歌遺尿口噤手拳疾聲如鋸皆屬危盜醫者追察附熟地等樂前成未服余診其脉 封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 一證余用豁爽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之 洄溪醫業 以消寒春血之樂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他樂納之恐旁人之疑駭也成黨莫不詳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樂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 吳江徐大椿者 人有力面亦氣粗此乃疾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兵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為末段 王公教授自長盧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淡多余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脈 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温內經有明訓也 余視之其形如丹面亦氣粗目瞪脉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其留數的余日我非 中風 可貨取也固請余日與其誤樂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樂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 口眼唱和學不能言醫用 人参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被之 海昌後學王士雄編

實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照下少項開印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與內以歸 有氣脈病因不同如樂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樂助大助爽則無 以驅風消疾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歌亦有疾厥亦 叔子静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喚飯至第二稅僅半頭忽垂著亦落同坐問口醉即不應 和之自可永年重樂傷正速之死耳 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随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好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 田此元氣孫實之體內灰火克威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燒時醫總投温補率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尚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 縣出母為恐而誤投温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欲謝余乎亞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思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古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欲謝余乎亞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思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古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 年得此必大虚之證宣可用猛劑其母排眾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雨足踏地欲作印頭勢余日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雞疾并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樂 除根若求全愈適用重剩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不信且觸其於於是豁諛之人群進温補 生者及其免也則以為病本不治非温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心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波掌起扶之別座則頸已至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 一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為之治愈故信念求救金曰此所謂虚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該謂此 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樂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忍患軟息乃以水魔地設量以其上令人 人海悟也 雄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之甚

數械矣逐進以驅風養血骨而愈蓋那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晒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 湖州副總或穆公廷獨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音接如常惟呼飢 為程工好患周潭證偏身疼痛四肢難疾日夕叫聽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全一 受惡風否曰無之既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随圍口外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 有所感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以大黄牙皂川烏桂心等樂塗其外如有疾迹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 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 余視之日此思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數之損之茶之重之自日而疼痛 भ 余啟視其為上下止開 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祭附等藥者乃脱證治法不可該施於閉證也 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以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語云熱極生 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各其取水簟而用扇心暨見一遭陽老婦見證與大守向因服小續命湯 一手足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除衛藏府之病服樂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 因其堅如華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大黄牙皂川烏桂心等樂塗其外如有疾迹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改户日真神仙也早已食粥之工皮壁則消之我今欲用樂消公之頻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补硝硼砂冰麝等樂擦其內 周痺 一細縫撫其兩頻皮壓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為惡風所吹公的 宛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 置至今復發予余日我乃戲 日月 雄按皮膚頑煙非外治不為功 決家人垂淚送至舟

回溪醫案

如大輕則不能攻犯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樂敷得重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邦外出古

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服風樂不驗即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即不死亦為廢人在在皆妙豈不克 雄按風樂耗荣液温補實踐終皆能助形並漸若輕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待外治也

多思期中的宜化疾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然已投補滞徐氏謂宜於温補者不多見的問思之言也 可施治耶 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温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樂但必對證乃 立地黄飲子正為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入九 新郭沈又馬續娶少父未免不節忽患氣喘販逆語潘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 日此內經所謂亦證也少陰虚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疾厥風殿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 雄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處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票陽感過咬肥申積熱釀處壅塞匿名

傷寒

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具 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為反下之逐成結胸以致聞者逐以下為我 晚欲登飛其子哀泣求治命日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日一劑不下則更服下 止遂至楊月餘而逐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去焦已辨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内適當其門 RP

別足傷寒

呼號不樂余日此所謂則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於又用丸散內消其 是善黄好外感而兼鬱熱亂投樂石繼用補酌が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腔紅腫大痛氣逆衝心

重而有食則結成燥失三承氣主之那輕而無食則凝為熱疾三獨心湯主之乃以獨心湯加減及消疾 西塘倪福徵惠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虚投以六味等樂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 等亂通世反奉為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准揚者以此 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稅內撮數松嚼之且日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追精神如舊群以為命余日傷食 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宋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南掠開以便步復旋入余臥所久該 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日侵晨命敢書室中未起聞外譯傳日老太衛在堂中婦地会被衣起詢告 也余覺其意煎成親至病人所強服等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即氣平得嚴並不渴明日全服 可眾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調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樂成而私棄之可可 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問當用何樂余曰非生大黄不 此等與物處汝等如何喚下不食不寢者匝見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食診之日此病可治但我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甚素封非補不納遂致開飯氣則唱見人飲食賴叱曰 向學注於足腔則為則足矣此等益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往往變為魔腫上為發頭中為肺癰肝癰痞積下為腸難便毒外則散為斑疹瘡湯留於關節則為矮痺 疾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凉之前一副記其未透之形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經絡無從發浪 方也遂松米不得下四而煩熱益甚諸人東手余診之口熱形留於胃也又外感之形久必歸陽明邪 溪醫 外感停食 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之少同法令之醫者以老人得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

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神鎮魄之第加猪心火長残終帛包裹懸樂雜中煎服成口股樂得嚴勿禁醒之熟寐即神合果一割而 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局與禮我歸如言住福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為父親 郡中将氏子。患時證身熱不凉神昏護語脉無倫次余診之口此游魂發也雖服樂必招其魂因訪招魂 開胃之樂兩劑而安諸人以為神亦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 法有鄰前謂日我間度梅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量倒幾被感受強復往 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鈴杏仁厚朴黄芩用蘆根湯煎一副語語止小溲行二副旁流此胸漸舒 明粉外用忽台杵爛和蜜塗之小波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府府氣實則經氣亦不通而機刷不利也以幸运湯去意認如妻仁积實施子菔子者苓桔梗煎調元 三劑可追稀感六劑胸腹皆经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可日得解燥失而愈諸人 雪亦如外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不甚熔脈滑數而按之虚較不過濕熱祖氣升降不調見以积 陷胸等樂逐脹及少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沒不行煩熱益甚湯飲不能下喊語語層無改用承氣繁 以補食咬之三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痛氣逆衝心呼號不麻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胃 不過接證設法見 失魂 游魂 雄按韓克年年前瑜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佩患血滋廣服六味等樂初夏患身熱落張醫投滿心 了早魂以被上又為母親豐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口無憂也我令遠汝因用安 又按今夏衣實戴七思暑源余以清解法治之熱退知的家人謂其積勞多虚凍 入亦以為,村命其實

之可也運臺依余言以行然後服藥有功而病根水除矣 平湖張振西壁都失大受驚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煩悶不食昏倦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暄語而神不 之時屬其父母謂吳郎公顧實我死須懇其血食我而葵我於祖墓運臺服官後未服辨故為崇運臺語 間女僕私啟門邀之魂即隨出偏思聽堂即無及平昔足未經行者遇唐君趨至魂堅執其耕仍返房目 因以告夫人曰此女常臥我林内以此不能成彩而煩渴欲飲耳服余樂未甚效一夕夜將光病者大呼 楊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概氣逆大夫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脈細數不倫神不清如余日 斗餘至晚腫漸消皮驗明日口去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施其弟間信而至已愈 己身臥林上唐君撫之魂逐歸附於身問所寓見皆不爽細致所見之女乃運臺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卒 九矣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解能治之也 之樂急同之歸外機內記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晨我子大駕呼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 使同其弟元若來謝候余山中。且回我昨晚腦後起一寨微痛余視之驚回此王枕疽也大險之證此地 余日君言有為崇者效果驗真神人也將何以慰之余日鬼有所歸乃不為屬公當迎极曆墓立位而祀 日述請三舅爺來切不可放門放門則我魂必走出三舅爺者即其弟唐君海生也臥室遼隔呼之不能 以護心樂灌之母令毒氣攻內乃用煎劑從內託出外用軟堅消腫解毒提膿之樂敷之一日而出毒水 似崇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怨一印僕婦晨起入候見林上一女或放危出以為夫人也諦視則無有 如斗。看厚寸餘目止細縫自頂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情毒未攻心尚可施救急遣舟招其名余先 漸復時正歲除動與半月之樂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室間問前所為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 余日此失魂之證不但風寒深入而神志亦傷不能速愈亦不可用重劑以煎方祛邪以九散安神乃 美 野西案

我無病惟有人罵我耳余日此即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日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耶左 由談那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即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浩數而已在 作將今後若來汝即嚼余樂噴之婦依余言姬至日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案 為亦遇殺余仍以前樂灌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日我惠心疼甚有老嫗勘我將繩整頸則痛除矣故從 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前為失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樂不能奏效 往謁馬歸即經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 病者言此係毒樂必不可服含樂噴爐姬亦作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樂訖病者言 你家巷周宅看門人 方馬語惡毒不堪遂溫恨終的不寢不食多方晓之不喻也其世权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余往診季日 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為火也次自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 學李鳴古性誠爲而能文八分書為一時冠家貨不得志遂得奇疾日夜有人罵之間聲而不見其形 非求死也余日此妈今安在則日在財裏視之無有則日相公來已去兵余日此為死鬼汝痛亦由彼 里米翁元亮衛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勤身過要門見城上蛇王朝俗云焼香能免生瘡腫因 崇病 之妻。縊死遇救得輕余適寓周氏隨眾往看急以繁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 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實丹一九遣老嫗灌力

皆為他醫所設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運氣之轉移去成因水濕得病濕甚之極必兼燥化 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老嫗指余日此即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令 為處清暑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之一劑而有聲二劑能轉例三劑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賓患者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元早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都家 内經言之甚明况因證用樂變化隨機盖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濕之方而以治瘟邪燥人之證即 所服皆香燥升提之樂與證相反条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為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之 余萬郡中林家巷時值感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敢傷其形如戶而為噤不開已辦後事矣居停之僕總 不足載也余始至此時懼應酬不令人知會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語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 废求救於余余因近鄰往該以著啟其為咬著不能出余日此者邪閉塞諸家耳以緊金錠一粒水唇灌 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即斷盖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尚温皮色未變此暑和別寒諸家未即死也 月萬蓝根子根等樂軍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新知人事因自述其旨軍時所歷之境難言之繁整於虚妄 石數千人汪豹天成亦孫此證身熱神昏問亂煩躁脈數無定余以清涼方於如鮮菖浦澤蘭葉溥·荷 得下再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将虎阜其室臨河一光嫗坐面口榻上彷彿病者歸訪之是在 雄按風濕之精一經化熟即宜清解温升之樂成在禁例喻氏論瘦主以解毒題矣而獨表彰敗毒散 溪殿西案 一方不知此方雖名敗毒而群集升散之品凡温邪燥火之證犯之即死用者審之 十年岷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箟埋之城下至夏暑燕尼氣觸之成病死

亡的非脈微足念汗出古潤則仍是熟證誤用即死死者甚多傷心惨日此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問門內看店某姓患暑熱之證服樂既誤而樓小何西樓下又香燥之氣熏燥津液既不知人去焦目於 附追舉室皆疑膝其外舅席際飛篇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乃執病所變因執甚汗出而陽 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温得無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立病形無異余亦以祭 毛腹和之子介堂者病執極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亦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日此即刻已陽矣急進 參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也余日唇在相好故不忍坐视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願甘償命乃 樂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命至日陽已回火復職陰欲竭矣附子入四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 以扇驅之日汝不怕霹靂耶果人日熱爾三霹處奈我何小兒日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 日前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雄按哀簡屬太史作 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任郡戒其家日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 黄昏即能言更服煎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沒極易而知者絕必盖祁逆上諸敦皆閉非芳香通靈之樂 盧墟连耕石暑熱壞盜脈微欲絕遺尿言語尋衣模林比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脱急以參附加重便飲 不能即令通達徒以前虧灌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之樂豈能起死回生光 雄被去潤二字最宜切記 日啖數校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里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入骨一小光 事不可不慎此類是矣 當是白虎湯令原業以西瓜啖之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湯之名而哀氏逐下一湯字致啟後人之疑序 靈胎先生傳載此案云先投 一劑須與日與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超故張柳岭先生以為再飲之湯

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理而不愈則必虚矣即用參附是夕煩躁發昏四肢歌冷復延名醫治之口此虚極矣更重用參附明 延醫治心告以故勉用輕樂一劑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豈能一劑而 洞庭 必死於道矣先進以至實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淮之一 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撞歸以待斃余日此證固危然服樂得法或尚有生機若更暴於烈日之中 尶門 常熟席相北患暑熱發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躁各沈聚諸汗樂終無點汗余日熱極津 參附方親戚滿盛謂大暑之時熟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念達眾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 實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远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中友 臥林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 樂發汗即以去濕燥病則用滋潤之樂滋水即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能也 目亦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盛 雄按此證已津液受樂古 焦目裂矣則用至寶丹不如用紫雪而香薷亦可議也 溪野西茶 冀孝維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替亂昏逃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山陽將脫矣急處以 些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 人後山席姓者暑耶內結歌逆如戶惟身未冷脈尚微存所謂尸歌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通魂於 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過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濕邪則用香燥 其諸數魂自返即先以繁金錢磨服後用西瓜蘆根雜葡甘蔗打清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梳 人將其關氣體壯處暑月於親戚家祝壽學湯餅過多回至問門又觸臭穢於暑來食身執問都 愈明日復診口服清 二劑新甦 枯汗

於冒昏歌而斃余往店之傷心惨即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風何時得息又傷親故多遭此禍歸而 作填疾獨言刻印萬船廣送諸人其世人 按語改題日醫的欲以及庸流之恆智也余已刊入叢書 之或悟也 雄投填疾蜀言全年流傳海豊張柳岭先生加以

暑和熟呃

所共見何不思也 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呃逆者俱為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熟物冷熱相爭亦可呃逆不治自愈 根在衛為難治由於熱者逆止在胸臆問其根在胃為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呃而概從寒治無不 把葉餅盧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疾蓋呢逆本有二因由於虚寒逆從臍下而起其 也吃在上焦今食西瓜群醫大語病者聞余言即欲食食之吃斯止進以清降之樂二劑而諸病漸愈了 有成沈君倫者。年七十時邦內隘而呢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獨相好尤君在徑口此熟呢也君以批 席士俊者署月感冒邪留上似神昏呃必醫者以為壞證不治進以參附等樂呃並甚余日此熱呃

瘧

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出活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追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勞三錢偕附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希體素弱而患久處時余應山前華氏之格便道往時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易 酒賴服過多附陽未處脱適余偶帶人 丁飲之仍回葉它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啟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心 軍倦敗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證不但該治必死即治之稍逐 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稍開聲

崇明施姓選居郡之盤門其子患者毒血則畫夜百餘行痛若欲絕嘉定張雨事其姻成也力態余診 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統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屬聲而對 而醫家病家視為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海最可哀也 事訪其故其父因余不至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樂給病者曰視汝脉者此地名醫而樂則用 余日此熟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樂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 日 縣消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照信各有法處不可并形亦補之即 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利止大抵積滿之物久則成囊成辟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虚不 東山菜寶倫惠五色則每日百餘次余悉治測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為無其腹腹內有地 與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為分逐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別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 小各一服若胡蘆形今重揉之大者裂破有聲暴下五色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印以後荆刺減 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家流血都 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完哉又聞服樂之後口乾如出火欲啖西心醫 得好樂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樂否隐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 食漸進再採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 云别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水尤禁不與因給其董取井水啦口奪盆中水飲其半號呼兩日而死近 溪醫案 瘧痢 次寒如冰而熱如炭随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 t 門因託 E 雨

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 三折脏者也 大虚何以不用峻補余日寒熱未止必有外那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虚人可使邪 B 增多去那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為良氣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皆自治之所謂

畏寒

於外用蘆根數兩前清涼疏散之樂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温逾年附毒積 内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為陽虚而死也 科治執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年确高而反惡執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熱樂則執併於 綿衣幾重寒標如故余日此熱和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殿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 洞庭上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為常十年以来服附子數十的而寒愈影初冬即四面录 者盡發周身如人燒服寒凉得少減既又遍體及頭面日昇俱生熱愈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

畏風

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因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强也 者數即與天光不相接見做風則發寒熱而軍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福皆重布遊敬又張惟於林前援 帳之外周以原於珍其脫微軟無陽、余日先為樂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照以陽光不可 窗户十日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閣學挈着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陷水窗候脈余其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虚其表繼用補劑以固其邪風入禁中畏風如失閉戶深藏 日中樂乃效問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日站去其紀今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啟 雄按論登論治可與戴人類

嘉與朱宗周以陽威陰虧之體又東淡凝氣逆醫者以温補治之阴隔落墨而陽道邊群醫謂脾腎而虧 蘇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押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責之體虚而東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各身 以後安即懷至得一女又一年復得一子惟覺周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火膏丸為常誤一或問 送若失 旺随發奏頓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 恐無治就余於山中余視其體豐而氣脏陽升而不降諸家皆閉笑謂之曰此為肝腎雙實證先用清 善於陡然自汗凛寒脫疼放逆嘔吐者水延余診之脈弦軟而滑形瘦面黎苔黃不渴溲亦便難以 氣上先為疾所阻而不能下降耳 陳去甘草加沙多竹如桃把葉竹葉黃連選仁為劑果云陽矮已匝月矣恐不可服此凉樂余口此陽 之的加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疾開胃之樂滌其中官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即通 一服逆平痛定嘔能汗止即能安穀原方加人多自日陽事即通 人乃以熱藥治陽痿豈不謬哉 雄按今秋潘庫吏孫位申積其 鑑介 目

醫者以為純虚之證准事收補每日用 耶試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間之頗不信日如果能起現今哭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 環而泣余診畢及按其體編身皆生疾核大小以干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駭余口諸人之泣以其將死 多千金而幾死服余末禁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對在旁口必當價先生明示幾何余日增病之樂中 為壽余日 言五日而能生一月而行動如常其時牡丹方開其戚友為設飲花前以賀余適至戲之日君服 此可 余無此例 也各 人参三錢疾人愈結身強如户學家以為萬無生理余入視時 盡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未樂 一服三日

野雪 奔

果副子也相與大笑其周身結極皆補住疾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結在膏膜若 金去病 欲死速余視之台黃溲亦脈滑不調以清肺除痰治之而愈旋以茯苓飲善其後 繼有顧某年五十六歲肥白多爽因吹連子匝月漸覺不飢喘逆自汗無眠以為虚也屢補之後氣并 脱余日將塞死矣何脱之云與導疾湯如從覆海石澤鴻白前 月嚴囑其決余視之汗如雨下扇不停揮睛凸頗高面浮頭大胸前落塞脈滑而長妻玄尽求慮其暴 疾端 之樂自宜倍之病者有然惶色余曰無恐不過入文錢買富于為末耳尚有服贖者群取視之 雄按今夏劉午事年六十三歲久患疾喘自汗群醫皆以為虚補劑備施竟無效徐 一飲而減七日後題門始平使月而愈

名放毅然用之也凡舉事一有利害關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也故 頗有學識並非時俗之醫然能知而不能行者盖欲涉世行道萬一不中則詩聲隨之余則不欲以此大 阻之耳。遂與服飲畢而氣平就稅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疾潤肺養陰開胃之方以次調之體力復舊法 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各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 證麻柱等樂可用光余日急則治標若更端數日則立斃矣且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日 然然病家馬能知心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而死則不答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 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口此小青龍證也法日我固知之但弱體而素力 用讀者宜有會心也 飲邪內伦動而為喘嗽者不能舍小青龍為治案中云感冒是感冒風寒設非風寒之邪麻桂不 江 王孝賢夫心素有血證時發時此發則微較又因感冒變成疾喘不能者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 雄按風寒外東

虚之證用清肺消痰飲送下人勢小塊一錢二劑而愈毛翁曰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 陽亡陰相似而實不同 君印急買浮麥半合大東七校煮湯飲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順止乃為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之 病有加余日。莫非以参和入樂中耶日就余日宜其增病也仍以多作塊服之亦三劑而愈盖下虚固當 觀察毛 不知也亡陰之樂宜流亡陽之樂宜熱一或相反無不立聽標本先後之間辨在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 亡陰不止陽從汗出元氣散脫即為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 此則聰明 動輔相反也 參附熟地乾薑不可書方而去余至不與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診脉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顧手 法古人亦有用者人 悉乃安其形復愛始予養陰善後病者云前進補時體頗漸豐而腰間疼脹略一無學敢即不已自疑 但疾人在上補必增盛惟作塊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樂已得加過腹中而人參性始發病自發極 為疾而醫者謂為極虚所致補益加峻釀為倫體之疾也 患也不可以音嘶肠痛逆疑為損怯之末傷予清肺化疾樂為九禽化使其原清上膈果勝疾漸出各 肌 州沈母患寒熱淡喘免其肾毛君延余診視先有一 溪醫等 充以為愈矣今夏延診云敢猶不愈及往視面浮色亦脈滑不調舌絳而乾非肉不飽口此疾火 公裕年屆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能臥者七日舉家驚惶延余視之余日此上實 以此行奇即後嚴餘病復作。敢前方加人多煎之而喘逆愈甚後延余視述用去年 雄按吳馥齊令姚體屬陰虧歸沈氏後余久不診上年聞其久嗽服大劑滋補而能 自不知見於是摩相軟服 一則脈微汗冷如膏手足飲逆而去潤一則脉洪汗熱不粘手足温和而去乾但 雄按淡端凝眠亦有不兼虚者黃者等年喻五郎自 名醫在座軟筆沈吟曰大汗不止陽料 方熾不可即用陽樂宜收斂其陽氣不可 人多切塊 方而

嘉與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吐時發時愈是時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四醫以膈證回絕其友人 年至七十七而卒此病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雖輕重不一而於法為要 放樂在內上蓋銅皮以文大茶之日十餘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堪盡消其病水除 則復發余按其腹有塊在左脇下所謂飲囊心非消此則病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茶樂一料用勢作壓 洞庭席載岳素肠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黄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般不能支矣愈 时凡通氣滌飲清絡舒肝之虧調理三月各悉皆瘳 復姓余該按其心下則濯濯有聲環顧左右塊已靈點刷亦苔黃脈弦而急幸其家深信有年旁輕 胸下落問腹中聚塊臥則脾間有熱下行至指而易然驚騙余謂氣鬱飲傷治以通降適渠將赴都自 處體弱有醫者迎合其意投以大劑温補初若相安旬日後神呆不語目眩不飢使閉不眠寒熟時代 去冬因劳患喘迄今春兩旬不能的顧某作下喘治病益甚又的日送余視之脉弦清苔滿布去邊緣 易汗不渴疾多吸的即吸以六君去甘草如厚朴杏仁薑汁川連盖中虚疾滞也投七日果愈 樂數劑遂便溏肢冷不食礙眠氣逆院疼面紅汗冷余診之脈弦軟無神若白不渴乃寒痰上實腎陽 下虚也以真武湯去生事如乾薑五味人参厚朴杏仁一劑知二劑已又治顧某體肥白脈沈弱疾喘 有妙義用樂者勿以一煎方為了事也又有虚不在陰分者余治方嘯山今秋悉疾喘汗多醫追清降 乃冬温海肺失於清解耳子輕清肅化樂治之而疾至季不入煎欲其下達與九樂喻化欲其上戀皆 雄按令夏江陰沙沛生魅力患

來邀診。余日此翻胃證非膈證也膈乃胃腑乾枯翻胃乃疾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渦心湯加減治之

礼把常果 病見此即用人努白爪等樂疾火凝結而胃絡塞呃遂不止病者自問必如察家驚惧余於視之不覺狂 君的 覺寬適項之祸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日胃腑已為蟲蝕無藏食之地無殺也解不復用樂不自日而卒 乃樂入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舉家驚喜以為病愈余日未也姑以粥與之連進二桅全然不過更 妻門治路素患翻問粒米不能入咽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曰此蟲膈也積血所成學家未信余處 以開膈末樂佐以硫黃三劑後吐出瘀血半歐随吐蟲二 餘無樂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殞於 漸能進食再復舊從此遂成知已每因飲食無節時時小發且不善飯如是數年非余方不服甚相安也 天其民仲在旁怪而問故余日不意近日諸名醫冒昧至此此非病也一劑即愈矣以為心湯加旋覆 以府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事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兩即遣人連夜來迎 **登舟抵暮入其寢室見粉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事立已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泣別之態而已蓋如湧升** 中陸某患呢逆不過偶爾胃中不知被疾挟熟世俗所謂冷呢也不治自愈非治病後呢逆有虚實裏 補樂而強旺加餐病家必以為對證矣而熟知隱受其害故更有至死而猶不语者目擊甚多可為敦 人安否因述其故余日前幾死我以 溪醫業 殊關於生死也陸乃膏深之人從未患此遊大懼延醫調治醫者亦大販云此必大虚之體所以無 一劑而死止越一 過其家謂金日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虚非參附不可令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 一月死又發仍用前日諸醫治之數日而死其老僕素相熟偶遇於他所問其 一劑效之何以蹈覆轍目眾論紛紛謂補樂一定不錯直至臨死 一朝天下之服熱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十餘校長者徑及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賜俱公 雄按服温

服闭察而此法失傳所以十難療一余所治皆愈而復發遂至不救雖因病者不能守法亦由醫治法不 應用鍼針之水從鍼孔出則稍寬鍼眼閉則復腫內經有刺水病之法其穴有五十七又須調養百日且 全耳惟皮水風水則一時之縣病驅風利水無不立愈病固各不同也 坐木桶幾滿腹電身直徜徉而去 洞 用諸利水樂内服又煎利水通氣樂便生湯中令人 之一種一消羽管稍宽再以樂湯洗少腹而擠之蓄弱湧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之法也 必不能下。而及增其必余日此因消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樂塗之使弱器大腫随以消腫之樂解 學官後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醫以通利導之水愈聚而弱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衝心即死再飲湯樂 小演某小便閉七日腹腹如鼓偏傷不能立衝心在填刻矣就命山中求治余以鮮車前根搖爛數其腹 時欲來敦請已無及矣嗚味豈非命那 庭席君際飛形體壯電喜飲善啖悉水腫病先從及起逐及偏身腰滿腹腰服利水之樂稍次旋即復 25 太 宣濡之劑熟漸緩肠漸舒而去色不潤仍不喜飲溲亦便閉呃逆頻來舉家皇皇奈日無恐也便行即 舌色乾紫無苔稍叩湯飲小溲即行不食不便脈洪且數余知其平素洋虚脾約氣滞疾凝連手輕肅 水腫 连独升降失調得食不舒平時無歐是其徵也授以权若湯如養雄首如福半张初果 兵踰二日連得暢熊豚静身添舌色有津吃仍不減人皆謂高年病後之虚呃議用鎮補余日此紀 癃 雄按两外治法皆妙 雄按吳南奉大令年七十 人孫擠之未幾朔近山魔及孫者之面弱出斗餘其所 歳 令秋悉感發熱而東左脇偏痛 一劑知動

常熟汪東山夫人患消證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椀而沒便不異常人此乃為火所樂也 先延郡中葉天士治以烏梅木瓜等樂戲其胃氣消證少差而煩悶羸瘦飲食無味余謂此熱疾凝結未 有出路即以清火消疾兼和中開胃調之病情屢易隨證易方半年而愈

蟲痛

蘇州黄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夕方甦古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 以殺蟲之樂軍安胃補脾之方調之而蟲根遂絕蓋此證甚多醫者既不能知惟認為寒與食即以為義 又無殺蟲之方在精力强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為丁奚劳法痞臌等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 直視脈麥錯無常余日此蟲痛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忍復更痛吐出蟲 餘條。長者徑尺紫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軍未去也復

也余治此證不一姑舉其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將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於頭時作時止醫樂罔效向余求治余日此数病也以殺姦之樂義 即遠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之家余用殺蟲之樂為末調如糊到處教 而以熱物熨之蟲又逃之他處随逃随敷漸次平安而根終不除遂授方令歸越二年書來玄數根終未 但不甚為害耳此真奇疾也

加州

洄

溪醫

案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证常日服祭术收補病益甚聞聲即量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悉堅辭不往不得 已來就醫診視見二女僕從背後抱持二女僕編體敲摩呼太大無恐吾婚俱在也猶驚傷不已余以消

為動船擠喧噪歡然不厭蓋心為火藏腎為水藏腎氣挟痰以衝心水能対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 張之樂去其施以安神之樂養其並以重墜補精之樂納其氣稍得 麗半月餘萬恐至失開船放地亦不 安其位則不但不相姓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長期趙某以經管過劳其心患证中證醫者議論不一速來就余余以消疾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 一樂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無體多痰誤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尅之證一則心

血虚耗相人不軍侵犯天君之證不得混淆也

元場

禀各殊九陽之害與縱怒同非通於六經之理與以黃之與者不足與言也 又恥為当且之事故病至此既不可以告人亦無人能知之者言畢悽然淚下又閱五年而完盖人之氣 館穀京師悉亦相似主人以為無生理也遂送我歸歸自日即痊今妻妾盡亡獨處十餘年貧不能蓄免 同問余日何以用伐腎之藥而愈余日此所謂欲女子而不得也眾以為戲言、狗口君真神人也我智者 腎之品越三 品余飲於周內周與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門聲 啟視之則其子扶病者至在座無不為 烟戚殷之番年近八 正辨後事余診其脈洪大有力先以電灰石灰作布袋置陰囊於上袋濕而囊腫消飲以知母黃柏寫 亦樂陰知拍為腎者為腎火之有餘而保其不足之水也 一的素有腸紅證病大發飲食不進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智成候 雄按縱数固傷陰而充陽

吐血

謂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 平望鎮張瑞亞素有血證成年五余營葵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在返因勞碎而大病發握手注別 一日鎮有延余者出

其前所服方問何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日今 服瓊玉青後如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頗有效 能急延余治余日今藏府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亟以鮮生地十的統計煎濃略加 辨耶立温補方加鹿茸二錢連服方劑血上冒連吐十餘椀 相好者因他姓延請至山適遇病發邀之診視見余前方謂翁曰此陽虚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 洞庭兵偷宗夫人席豹士俊女也向患血證每發余以清和之樂調之相安者數年都中名醫有與席 嘉與其前南久患血證左肠中有氣逆衝喉旁血來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带青脈微 **聲**亞 文重劑一或有誤無從挽回病家縱不知我心何思瑞五深以為然後其道大行遊成一鎮名家年至七 鮮學者勿以為淺論 種種虚寒之證亦當氣血東補豈有素體陰虚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紅及用大熱升發之 以機其陽而牌 美四等 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動唇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勝三七諸養陰之品調攝月節 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黄治血證舍此無有無弊者 而卒瓊玉膏為治血證第一 消疾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此繼 夫血脱補陽乃指大脱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 端不得飲危在旦夕余以阿膠三七等樂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 小心敬慎擇清淡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即無大功亦不貽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村亂 其陰乎此乃道聽塗說之人間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淺也 地 一效方然合法頗難其時不用人參抵用參續生地則以浙中所出鮮生 何在日即在館 今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即大凡脱血之後斷不可 雄按行醫要該盡此數語所謂以約失之者 以此助館穀所不足即余遂導以行醫之 橋之右即往候少精神强健與昔迥異因述 一身之血盡脱脈微目閉面青唇白奄奄待 之品止其街遊復 多末徐徐進 翁

氣自復非補劑入腹即變為氣血也若以重劑塞其胃口則水無生路矣况更用温熱重劑助陽機陰而 重用人家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腻以助痰滞胃要知補血之道不過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

足展動然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兩端血脱則氣亦脱用人参以接其氣 之命懸一息邀余診視六脈似有如無血已脱盡急如何勝三七少和人參以進脈乃漸復目開能言手 氣稍接即當用血樂否則孤陽獨比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洞庭張姓素有血證是年為女辮裝過費心力其女方登輪張忽血胃升餘昏不知人醫者濃煎麥湯服

於留經絡

平凡病深者須盡我之技而後奏功令人必欲一劑見效三劑不驗則易他醫子獨始終相信我之知己 留於家用針灸慰塌煎丸之法無所不備其痛漸輕亦漸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謝不置余日我方欲謝子 醫余口此疾血留經絡也因謂余子養口此怪病也廣求治法以療之非但濟人正可造就己之學問因 鳥鎮莫秀東患奇病漏始於肯達於胸脇畫則飲食如常暮刀痛發呼號徹夜鄰里慘聞醫治五年家資 湯盡秀東欲自縊其母已汝有子女之累尚須莫念不如我死免間哀號之聲欲赴水其戚憐之引來就

腸紅

也能無感子

不招至則自述其全賴多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脉極洪大而時代面亦有油光去紅而不潤目不交睫 淮安程春谷素有肠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量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参一兩附子五錢而輕逐日服 一多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樂多附偶間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掉

徽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軍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芳惠崩發服參附諸樂而病並劇延余治之處以養血 不相識認無不歎以為奇。 錫常次子等方從余學醫於山中病者即等方妻弟也錫常憐之令同等方寄膳余家朝名於視余先用 洞庭萬允誠患血痢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為必無生理余友姜君 血清人用之使平日所服察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温而以矣於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脱證俱同此 得此者内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虚故目不順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於四肢又能看 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充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執深敢亦深也不 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院我力保無處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聽二劑手足温三 者自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 剛起坐不眩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日。血脱扶陽乃一時忽救之法脱血乃亡陰也 兩作湯東清凉平淡之樂數品與於附正相反諸戚友俱該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即 雄按論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為發入所未發 之品塞其空穀荆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飯必六七烷至久病全愈豐肥强壮歸至家親戚俱 之劑以養其血脈復用嗣胃之樂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久痢至五載大腸之內必生漏當遂以 血痢

生而得生今逐去病發必死耳余為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郡中有洋客請治長 消火之劑而病稍裹盖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吳江來方且泣曰我遇去

溪

醫等

傷生可為成也 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 南門陳昂發夫人懷城三月胎氣上逆古腫如蛋色紫黑粒米不能下醫者束手延余治余日此胎中 佐之為産後安神定魄去於生新之要品醫者尚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乎 母人衝心古為心苗故毒聚於去腫塞滿心則飲食絕矣乃用珠黃散反解毒軟堅之樂屢涂其古腫 随即歸家後復至山中其人已生盖此乃於血衝心厥而不返黑神丸以陳墨為記而以消於鎮心之樂 余辭之不獲乃給之日余舟中有神丹可殺因隨之舟中與黑神九二松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 東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索出看突有一人欄與城故命謂我非告狀欲求神丹奪命即其家即 矣此極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蓋未能深及其理而誤殺之即 對公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的方欲入梅而唇目忽動按其心口尚温誤傳余能起死回坐故泥首哀求 道告我将迎我於此病者即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前證往往在五十歲以前天 傷陰當滋養其也氣馬乃事服余樂學生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却人之言服不經之樂幾致 人將絕之時而衝任有人不能構納横決為害至五十以後天葵自絕有不樂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 ,而仍有此證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法不知者以温熱峻補氣愈旺而陰愈起禍不旋踵 瘀血衝厥 白頭老婦出拜余驚問日我即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方樂至五十二而前證絕令已六十餘強健

出而身熱於炭屑燥者繁仍用前樂余是日偶步田間看來花近炳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日生産血枯少 西濛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於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虚寒之說用乾畫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 故知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能安安余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令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處左脈甚旺 母有風寒芳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即愈不知而以為真產强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不 能且曰此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有如此而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血安 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得進而每日尚數十次服藥無效余日此不必治名日子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既處恐有變證耳病家不 余住候於兄龍友坐談之際有老過惶遽來曰無救矣余駭問故龍友曰我姓婦産二日不下稳婆已回 爛溪潘開子表彰其天人懷妖患别畫夜百餘次延余視余以黄芩湯加減兼養胎樂飲之利遂減飲食 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産後法消息治之病痊而痢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 后更延他醫易 矣問何在日即在前卷余日試往診之能友大喜即同往熨水已涸疲極不能出帶穩婆猶令用力进 胎前久痢不愈產後其能免予 溪 産後風執 試治 、醫案 無恐 一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一月果生一男而產極易眾以為神龍友請申其說曰凡胎狂 此試胎也尚未產勿強之扶令安即一月後始塵産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傲晒作不然 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樂少許後生産果甚易而母氣大息虚象百出酒 雄按此所謂利即是泄漏古人名日利下非令之别也痢疾古名滞下若

為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准服董桂則必知 熾又兼風熱復加以剛燥滋膩之品盖火塞竅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雷則陽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 法用竹皮石膏等樂余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座後用石膏之理盖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 京信余立主服之一劑而點明日城若復求該余日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庸易力如言而愈醫者群以

產後血臌

將為大蛇以殺汝即變為大蛇大驚而國故特延僧修慎耳。蓋前夫人以產後血酸亡病狀如一而醫者 治不中病遊致不起蓋一病有一病治法學不可不博也 氣味最烈之品嘗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於 日病不可治矣病者見鬼竊飲所服樂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縣之樂本 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人法用肉桂黃連人多大黃五靈脂成劑下其於 一并餘而腹漸平思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後其門首掛榜烧橋余疑有他故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之 日先生去之夕病者養其前夫人怒日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虚余之如余欲傷汝命令為某所治余 摩醫無不大笑謂寒熱補寫并相犯之樂合而成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與服明日掌夫告余 顧某繼室産後惡露不出遂成血膨醫者来手顧君之兄掌夫余戚也延余治之余曰此於血凝結

產後腸離

而内服解毒治療之亦應手而愈凡産後停於母多外證如此甚多不可不知也 洞庭某婦產後小腹痛甚惡露不此奄奄垂斃余診之曰惡露如此多何以其痛及劇更詢其所行之物 如膿象余日此乃子宫受傷腐爛成離也宜令名手穩姿探之果然逐用縣作係裏入生肌收口之極

可片刻離也但不明理之醫則偏僻固執人方法絕少不能肆應不窮即 灣生二毒復為治之而安 余同學沈冠雲之女痘密黑恐而無影醫者來多冠雲告以故余曰姑處以補記之法用地黃歸身黃者 而死之言必驗病家亦以為醫者斷期如神就知非其識之馬乃其樂之靈也嗚呼修改 樂直入痘科不知升麻湯乃痘證初起之主方而醫者不知也繼以養血解毒補氣之品其結痂也類如 麻羌活湯為主而佐以養血透肌樂飲之三日而痘形顯前醫群販告之以故則又大笑日升麻羌活 余日醫者不肯治之痘則治日已回絕矣因入視編體大熱神昏不語細點如魚子隱在肉中余急以升 浮姓代之樂誤之也も 回 不長孫女種短點密而色深亦種痘之醫東手、余用清發之樂并時含紫雪赤色稍熟將就寫復往 形漸高起仍用清大養血之方而與的蓋病變無常頂刻轉易故凡屬危險之證醫者當時時消息不 冬等樂間者成笑一服而眾來至明的以參責停服余日精力不免毒於木盡木盡必生痘毒後果臂 一群鬼欲殺之拽出視之細點如数余日此思痘也色暗緊急以升麻羌活生地等樂煎湯灌之三日而 完大如手掌形如紅冷到去之後非復本來面目見者俱不相識可知痘證之必死者絕少皆醫以寒 金身如树皮髮連施脱三年始生時醫見此等證必用大黄石膏及惡毒之物虚其裏而增其毒五 形出編體無墨 白色而咬牙余號回證變處寒矣此所謂充害承制也即用人多處弄等樂記也至三鼓而產色 心頭 履和之女患症醫者曰此問痘也五日而斃舉家扼腕適余至曰先生亦治痘否 面結眾重要始終用滋養氣血之品不用時下惡樂一味二十餘印始結而焦累 超士在戲館觀劇因寒熟作而先歸夜半呻吟不絕至明旦往視則匿於林下口

溪

醫審案

樂之認而非病之真無治也余用大活給丹為主而外敷板管生肌之樂醫者間之大笑曰活絡丹年暴 之樂豈可入口盖被惟知俗本所載高頭蚯蚓之治絡丹而不知古方五十餘味之大活絡丹也盖流注 之處全在於絡故非法絡升不效以後眼稀肉長 與憐之破格住見半身幾成枯骨此乃虚疾流涵醫者不能治其經絡之疾徒費重順而無一中病都則 嘉善張卓舟未弱冠患流注五年。自肠及腰腿連生七八孔寒熱不食僅存人形懸年共服 父子人已氣絕矣厚執色好之醫欲加以無禮余晓之日此病本不治非樂該也但不知生死為無目用 金萬無生理父母先亡只有慈母其伯悉收其田産文契專待其態而取之其從兄汪千造余家哀聽全 乃釋之盖流注之證其類不同大段皆津液枯而疾流膜内之證當內外交治而祛邪補虚亦另有切病 百金色好因留在家治之間余有不能治之說美日我醫好後更請係君質之當無言可對耳月餘劉君 旁通四連初無定處所以隨處作惠此真脈絡之病故古人製大法絡丹以治之其餘煎丸皆非正治所 蘇州一小兒南九節頭聽慧而患流汪肩背腰脇十餘處百端醫治無效余視之印此惟大活絡丹能愈 服至三十餘九未破者消已破者收四更服補氣血之樂而態蓋流注一證由風寒入膜所致膜在皮中 个色劉近曾夫人患虚疾流注色 既虚發無定處病極危險非旦夕可奏功余解不能治郡中 兄元谷招余珍近曹出曰流注之疾雖向愈而未收口託在相好肯一觀否余因視之肩後瘡孔大如 樂變補無益也 内膜乾空與皮不連氣從脈機診畢而出近曾求方余笑不答書危在項列四字劉不信少項內以劉 病有一病之法樂不對盜總難取效也 流注 管退前舒漸能起立不二斗而肌肉豐肥强健反道於 人参二三千

法而外科不知也若實爽則控涎丹最妙 腸雞 呼不知對病施樂徒事蜜補舉世盡就在死者不知其幾也 雄按大法絡品治虚疾流污深為

滿座豈有偕余診視 云不治余診其脉洪數而渴寒熟無次謂其父曰此於血為靡已成膿矣必自破破後必有變證宜急治 人與米季射少子嘯虎當性極聰敏年九歲腹痛脚縮抱膝而敢背者突出 傷矣先和其氣血 一少獨信余言余先飲以養血通氣之方并養心丸痛逐大減諸醫謂偶中即明日進消於逐毒 云損證或云宿食或云發毒當刺突出之骨以出膿血其西席养宣宿力為余治往登其堂名殿 如經停數角寒熟減食肌內消燃心腹之右下達塚跳隱痛微腫醫者或作法弱或作血率 九而脚伸者平果四日而能多諸醫以次辭去中 又當微痛無恐其夜痛果稍加諸醫聞之譯就日果應我輩之言也明早又進和茶順氣 余日此縮脚腸癰也幸未成膿四日 自得稍安繼則攻其所眾之那安能無痛既乃滋養而通利之則藏府俱安矣 可消間者大笑時季粉為澳州牧其夫人 有俞姓者儒士也虚心問故余謂雜樂亂 一麻晝夜哀號偏延內外科

過然後以補血養氣之品東託膿長肉之樂內外兼治兩月而漏口方滿精神漸復月事以時大凡於如 六以外科記奉方。并九散即返山中越二的天本明叩門甚急啟視則徐之戚也云膿已大濱而人將脱 留必致成獨產後留於及室女停經外證極多而醫者俱不能知至膿成之 登其舟往視膿出升餘脈微層冷陽随陰脱余不及處が急以多附二味前湯雅之氣漸續而身

可以服職

ナト

横逕錢某之如素有痞塊從腹入少腹又從少腹入環跳之下大腿外廳變成大雞膿水淋漓成管管中 作有立而視其免耳余曰人參不可長繼祛膿填漏外科自有正方也乃為合治漏之樂內服外數所服 生子。凡治病各有對證方樂非可以泛治之方圖侥倖心 有飯粒流出真不可能日漸狼損諸醫東手其父泣而告余日寒儉之家服人参已費百金而毫無效縣 不樂亦有從意口流出者繼乃漸必胃氣亦開則肉內生數月之後而結筋舒前此從未生育期年懷至

臂疽

所服末樂亦從詹口出繼而朦漸減少所出碎骨皆膿結成出盡之後肌肉日長口收施結而愈 長與問某之子臂生與經年膿水不乾變為多骨所食米輕問有從疽中出者奄布待斃命為內託外敷

項疽

難生所以最重圍樂其方甚多不可不廣水而預備也 用神驗此命運不同非樂異也彼盖不知圍樂每病各殊再瘡口已定乃大託其聽兼以消疾開胃之品 郡中未姓患項症大痛微心的時出如延醫施治浸腫滋甚神思昏逃東手待斃延余視急用圍樂裏住 根盤敷以止血散飲以該心丸痛緩血止神安得寢明日前醫來告以故醫謂同一全黃散我用無致彼 食漸進坐臥皆安雨月而愈凡治癰疽之法在視其人之肥瘠瘦弱之般尤忌見如常口若大則肌肉

樂服之勢定而飲食稍進數日血止膿成肌與腐肉方有界限境口太大皮肉不能合以生肌等樂并然 其血外用圍樂厚塗來其根更以珠黃等鄉時時敷瘡口上其膏樂長一尺三十五以黃者四兩前湯前 連而枕骨直下之筋未斷血流不止余解不治堅態不已先追復心丸二松令毒不內攻文付止血散 同學沈自求丧子憂愁鬱結疽發於項調治無效項三倍瘡口環頸長又餘陽三寸惟近咽喉處二寸未

陰亦不可用熱樂以增那人惟和血通氣使禁衛充盈使血中一點真陽透出則陰和自退若用熱補則 轉淡紅其如痘者俱出微膿而低爽中聚一頭亦不甚之勢已消其十之三神亦漸清而思飲食病雖屬 的非現證虚寒從無用熱樂之理進清凉開胃之劑胃氣開則肌肉自生調養月餘而愈精神較勝前之 而神安復用圍樂聚住其根便倉頭高而膿易此或謂七旬之人精力已東宜用温補余日外證俱屬。 白龍橋英時医年七十餘矣惠對品痛欲絕余視其外無圍樂魔內反有極樂五條乃三品 手賴誤病變日增而樂無一點即來手無策矣 乃不復生議論於是仍用前法膿成食運而後得安蓋外科病不治者絕必皆由醫之不得其道所以動 去之用藥亦意為改易以好己能瘡逐散大如出不止痛復甚而神疲余再至大阪詢之乃知其故醫者 毒伏神昏奄奄一息延余視之余日毒無補理詹口不再則以圍樂東之飲以清涼養血之品託毒 其用温補乃後世記傳之行無不陰受其害余凡治大過無不神效時人多不之信也 傷於陰凡屬外強總以清大養陰為宝而如開胃健脾之無人多止用錢話數劑即止此從古一定之法 末厚塗而封之月餘口乃念病家欲備人參勒許以待用余口無庸也諸痛癢瘡皆屬於人聽流肉屬皆 東服設心地痛定而看根斯收余暫歸轉託一醫代治醫者强作解事口圍樂不過金黃散之類無並也 事兼似有 · 具家為这患病之後鬼聲統屋鬼火不断余口。且數樂試之色稍鲜腫亦稍消明晨視之色 力触損肉之惡樂而近日醫者誤以為必用之品所以痛極昏迷余悉拔去将以珠黄解毒散其痛立除 湖徐榆熙陰毒對口頭項漫腫而色常有頭如痘者百餘神煩志亂醫者來手就治於余余日此乃陰 州章倚文夫人體質本弱平時飲食絕必忽患項毒平漫不腫痛動應心醫者謂大虚之證投以峻補 溪醫等 對口 一條槍 此古 カタ

及助毒火而生機無絕故治外科之陰論非若傷寒之陰論為外感之寒那可專用桂附以驅之也今之 外科者惟拾內科之緒論以為熱可禦寒則贻害不小矣

發行

餘感歸二日而復來其意不甚大項微高而堅里當用刀挑破方可上樂以洋刀點之洋力堅利非人意 容的深半亦香背陰露其尖亦腐去急以生肌散填補之內服收補之劑兩月而肉滿皮完此九死一生 不能入用力挑之刀頭抗乃用金鉞四面刺之以沒毒氣內記外數其方屢變然後膿從四旁的稱蓋自 余辭不能再三犯淡姑用圍樂東之稍完或者謂我尚未到家當歸處分家事求借一屋如果不治死無 洞庭吳姓從徐州經紀返掉首起東拉深紫色而痛應心周圍肌內皆不仁知非輕益未至家而就奈治

證不早為外東內託則焦骨攻藏無生理矣

年二月忽舊疤中一細眼流血不止放血斗餘兩日而卒盖其前一片盡腫其中之脂膜俱化成膿從 口出盡庸醫安知治治貪利誤人富貴之於往往最信此等人可不省緊耶 楠裏膜必有他變有庸醫嚴媚回病已全愈為此說者圖厚謝也我力能保之病家利其省事從之至来 四兩飯半梳明日更加始然用託毒清火之剩而膿成口飲分屬日此直初起盈首十時膜皆空非填 食惟求食西瓜醫嘛以入口即死余令縱其所食一日之內連喫大西瓜两個明日知飲欲求肉飲食肉 日此詹止宜收小若欲加高則根盤如此之大而更加高則背歐榜樣矣此乃火毒用熱樂必死乃以東 周莊陸姓疽發有周徑尺餘一首盡腫頭以百計毒氣內攻沈問昏逃醫者以平塌無頭用桂附記之余 根提毒之樂敦之一夕而瘡頭俱不皮膚亦潤止有大頭如杯高起於大椎骨之下大三寸許尚不思飲 對心發

都中唐廷發偶過余寫時方暑謂背上昨晚起一小家接之甚廣先生肯一看否余視之版曰此對以 內治之失宜可以傷命非輕疾也緩災而腹非之余日本當為君竭力但若未信若一用樂而毒大發則 也唐不甚信曰姑與我樂、余曰君未信余言一服樂而毒大發反疑我與君矣含笑而去明日已大如酒 蘇州錢君復處就血不此諸醫以血證治之病益剧余往該見其吐血滿地細審之中似有膿而腥臭者 為磨證變重幾無可樂納詢其僕乃貪凉當風而即瘡口對風膏樂人落風貫瘡中即所謂破傷風也乃 日因此證基多集唐人 杯而痛息乃求醫治余品此非朝夕被方不可我不能久留郡寓奈何因就醫余家且暮易法其中變 談良久解的見其右額有豆大黑點問之錢對即昨此處生一寨頗屬無他者也余諦審之口此毒發於 余日此肺難也膿已成矣金匱云膿成則死然有生為余遂多方治之錢亦始終相信一月而愈盖余至 則必無效惟有相視臭鮮而已 從外感治法隨用風樂得汗而解身凉神清瘡口復起仍前治法而座若不審其故又不明破傷 係嗟光此乃腐爛死肌之惡樂好內用上其痛應心況額上皮內即骨横插皮中所以痛極余既 東此數法而座強候通傷幾二十年至乾隆三十年家業日隆因遷居大造途中相值邀余視其新居 於芳香之讓以通其氣更以珠黃之樂解其毒金石之樂填其空東數法而行之優武必效今治錢 一般余山如住則見真額種目附哀就竟多方悔信念之不早細視皮中有物乃三品一條槍也被去五 以為病由樂作故不敢但多年相好不可不盡言如五六日病势增重當來相間勿為人誤越五日清 一。卒至收口其收口前十日忽頭痛身熱神昏譜語瘡口黑腦六脈參差余通出門兩日歸而大膝輕 溪 野 安 人以來治肺癰之法用甘凉之樂以清其火滋潤之樂以養其血滑降之樂以社

又壞證難治力解歸山易以他醫面目俱屬而名嗟老前何相信之深後何不信之至豈非命光

你全賴心思轉變刻升求倒然無一點也 散於是朦從上沒厚而且多七日而聽盡生肥果百日而全愈後以此法治他發無不神妙可知醫之為 病者柔弱畏痛既不敢於乳下別出一頭而膿水從上注下,順難出盡故有傳囊之惠忽生一法用樂及 尚可愈也但須百日耳其家戚族皆少年喜事間來言故塞群醫之口向病家日我華公然先生留山中 百品以求收功而後已如欲歸家備快舟以迎送余初不允繼勉承之多方治之至九十日而未見功盖 乳囊皆腐寒熱不食將成乳落內外二科聚議無定群以為不治與延余診也因此非惡益治不如法耳 東洞庭劉某夫人患乳瘾醫者既不能消散成功之後又用刀向乳頭上寸餘出毒瘡口向上膿反下注 個放乳頭之下。用帛束縛之使膿不能下注外以熱茶壺熨之使樂氣來熱入內又服生肌託膿之大

下疳

之以為異間者 與有家黃應繼者震觀觀之心也其在徐君密詢之沈日我服樂後陽道已長生子何疑徐君乃集其後 余家狗生三子取其一。泥裹環燒合藥付之道二年忽生一子。學族大議謂人道已無馬能生子盖維德 家止求得生為幸余亦從未見此病姑勉為治之内服不過解毒養血之副而敷樂則每用必痛屢見 濮院沈維德悉下病前除連根爛盡羽從骨緩中出恐淮野蒙中哀號痛楚肛門亦復爛深半方載至全 失驗心陽道果全但累生如有節而無總皮再期又生一方眾始寂然速近傳之以為奇事今猶有不 不痛而後已兩月後結而能行惟陰空僅留根耳余偶則松本有再長靈根一 方的用胎狗一個商

蘇州 親葆山醫學。與王君孟英在伯仲之間亦極質此書手眼通靈即過蘇 惠書久不報嗣然於懷承示醫書三種奉繳弟於此事於然洞溪案僅校出誤字數處即轉寄吳保山舍 並 タネ 左右早付手民以廣其傳功德不知也內有脫簡弟意得原本補之上 附 筋瘤 余為果能治也亦力求馬余實不知其中何物好以廣樂堂上數日皮開內雕視其內如蚯蚓 為 附刻許辛木農部礼 諸樂同煮同戏不知何以能如銀色是必限時不全黑也 此治法矣未入都尚有人詢及者余謝無此事而已存此以識異 煅乳石五彩琥珀七分味的六 再長靈根方五十日復生效 兵比筋瘤さ 用雪仙首寫大力子 心主果故 正宗等書 細審之乃背上之筋所聚心余頗海輕學急以舒筋收 石等九味也詳玩 背上腫大如覆機俯不能仰群謂就疾也或戲食曰若能治奇疾若愈此則我輩服矣其以 種也関傳以 一碗煎 班是編列案僅十餘條然各大證治法略備消離 文義似宜移右字於用字之上方順第胎狗煨燥必黑 **夢草注煮** 五税連送五服七日驗 余為能治歌疾從此求治院者雲幕余俱謝不能此乃幸而偶本古 万人参 一書夜炒如銀色石為老每服三種日進四服队 錢真珠七分牛黄四 雄素煮一晝夜而炒如銀色之樂品即上 口丸散外敷內服筋漸散割漸平庸完 分真水粉 妙無則於章末旁註 雄按洄溪神於外科讀其所評 道家亦文緑字之書也可 五 一分胎 全狗分兩又必數 狗 一服俱以土於 個雄黄 倍於 六 分

河

溪醫案

十九

E	洄溪縣		部此	葉如來書	點郭
	素卷終		如右關館	葉不滿面可無分也來書謂中多時俗口	弘確是徐氏手筆·至那公夏五之例何如
political distant			同已從原木	也以此期有風	事足與所於 投覆將
1			部礼如右關簡已從原本校補此外不敢增損一字以見光煩於此蓋慎之又慎云海此書原本傳寫多誤光煩與錢警石泰言廣文許平木楣農部兩先生商權再四始行	茶不滿面可無分也	點確是徐氏手筆。足與所批正宗相輔而行已過録珍藏矣
			不敢增損	美赤有一	而行已過
			一字以見	殘缺 使須 東改又此	録珍藏年
T			光煩於此	· 有書取其	秦司冠書
·			五真之人	本不分卷	則皆寒暄
			去。始	亦可仍念詩	語別事
F			白新光屑的識	之業多則當分正	事 湯村選粹

填疾弱言 學問之道必由沒入深從未有沒近不知而專求怪解者况醫法一誤必至傷生害命尤不可不慎 生病留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難浸其身於察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謬舉內經口邪之所凑其氣必 因此十三因試問何因是當補者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無病而虚死者干不得一况病去則虚者亦 必至害不從睡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濕燥人為外因喜必憂思悲驚恐為內 不思即於前方損益萬妥而遽求變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性雄 定法十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證則非此等樂所能愈必博考群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病何名古 所謂淺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荆於感寒則蘇葉葱頭奴嗽則蘇子杏仁傷食則山查神熱傷暑則香葉廣 張正厚然議進多附熟地豈不可膝其始也醫者先以虚脱瞬人 霍薩疾則柴胡湯加減痢疾則黄芩湯加減婦 石乃病輕而元氣漸復非樂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聞醫家已用補樂則相處病者已愈今則病勢 真埃物這 有效即轉而改用温補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即換方也況所服之方或未盡多 吳江徐靈胎 **参考冬等樂江南則** 奏語概之專用温補以致外那入裏則至不較間有稍則謹之人起病時仍用切近 補劑 虚固當補矣所凑之犯不當去那盖邪氣補任則永不復出重則即死輕則選延變病或有幸而愈 方主治而随證加減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及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虚陰虚肝氣昏 洄溪著 对理中湯 加附桂 地鹿茸等藥於是 人則四物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傳之 人而後以補樂娟人浙江則六味 人智聞以為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 力厚之品大反前轍 之樂 二副未 也夫

不起或 毫無疑悔若服他樂而死則親戚朋友群詬病家之重財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與醫者之罪竟不勝該 可免該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可挽回也 矣所以病 以服補 有稍識病之醫即欲對證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釋至補之縣以順其意既可取容更 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醫者虚脱之言真有先見之明 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虚而旁人代為述病亦共指為極處惟恐醫者稍用攻削之動以致

用樂

法如有人 間居汚爛ノ 醫道 第巴極想所製對證之方数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行其通相習成風猶無足怪獨是 目知也又其所名陳方者用柴胡一味即名柴胡湯用大黄一味即名承氣湯於古人制方之義全然不 知隨其口之所指而已其醫也則襲幾句陰陽虚實五行生对龍統套語以為用温補之地而文人 不論何病總以幾味温補投之愈則以為己功死則以為病本不治毫無轉話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 在自考如服我之樂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 取樂之對證者合幾味而成亦故治病必先有樂而後有亦方成之後再審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似醫道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樂治一病但一病有數證驗品為病如雅痢之類分明為症如後之聖人 則云以甚方加減並非醫者先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粹證用樂之 最易與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即以為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詡為得醫學之捷徑將干 方不能兼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虚設之樂無 風寒疾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分寒居幾分疾食居幾分而樂則随其和之多家以為 八亦俱蹈襲此等謬說與醫者同聲合氣知親友有病即往幫助醫者用危言等任本家使 分不斟酌之分成也况醫之為道全 古聖人 學上

之不得不用温補貴重之樂以明關切因而致死死則以為用此等樂原未嘗云病者服之必然不過如 中風北人多屬寒宜散寒南人多屬火宜清火而祛風消疾則南北盡同古方自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 此門第之家於理不該服價賤之樂耳若己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斃之真屬可假數十年前亦有涉獵 風寒疾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輕病則使之不死不生惟日服人参以破其家而戀其命最可 樂者尚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過十之一二即奈何一患此證逐甘心永為廢人旁人 風其害相等金每年見中風之盜不下數十人連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温補之樂者百無一愈未甚服補 一分則續命湯為主亦續命湯共有數首不外驅風其陰證如減皆有精義從未有純用温熱滋補不放 日也間有見幾而停樂者或能多延歲月我見以干計故今之吐血而成磨者大半皆因效嗽而誤服補 捐公至咯血失音喉解肛避喘急寒熱近者半年速者三年無有不死蓋其服此等樂之日即其絕命 放敗由於風寒入肺肺為嬌藏一味誤投即能受害者用熟地麥冬並內五味等滋膩酸飯之品補住外 勿以可愈之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也 為少不起之盜醫者亦惟令多服重價之樂使之直得一死而可無遺憾豈不怪哉願天下之中風者斷 日非證乃紀虚無形有似中風與風寒疾火之中風正相反劉河間之書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 酉學者與能辨別樂性博覧經方今乃相率而入於魔道其始起於趙養葵張景岳華全不知古聖製方 義私心自用者書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於此極也我知天心仁爱其轉移必不久矣 有稍變其說者用地黄引子以為得陰陽無補之法亦大謬也此方乃治少陰氣般不至古暗足 亦視 寒名

樂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樂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乾薑一散 非治風火之嗽也况加以熟地麥多則受禍尤烈又嗽樂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湯中用之以載甘 而屢試屢驗方可對病施治無得胃味也 一行治少陰之喉痛與治敢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私逆疾并不得者枕凡用樂當深知其 一收以治寒嗽之緣

吐血

之說則雖或面從有後必非矣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多五味等樂則甘心就宛前者死矣後者復怒 必服樂其甚者祇取補給之樂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即不服樂亦能自愈應試不與乃病者進以不服樂 者十之七八因虚劳原铁而起者十之 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證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樂誤之也盖血證因傷風放敢而起 疾於。俱收拾肺管。令其效嗽不止元氣震動洋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便以成痨病無人不知令竟 人知之矣盖吐血而敢者當清肺降氣略進補陰之品其不敢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并不 一二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多麥冬五味等滋補酸飯之樂將風火

中暑

非命多

即理中湯之變法其方下亦註明治夏月傷冷飲之證其說甚明乃昏昧之人耳聞有此方竟以之治園 之法也與暑熱之霍亂絕不相而乃後之醫書於熱霍亂門中附入寒霍亂一方名大順散用肉桂乾萬 氣散主之。皆治暑之正法也若傷寒論中·又有寒霍亂一證此乃寒邪入陰用理中湯主之此治寒霍亂 者字之名義與寒字相及乃天行熱毒之病也其證脈微少氣煩渴燥熱甚則手足及冷若汗出不止用 一家白虎湯主之如或身熟腹痛脹滿嘔吐瀉痢飲冷則名熟霍亂人多斷不可用當用香薷飲霍香正

言不信也 用温散此千不得一者也何近日之醫舉天下寒熱雜感病勢稍重者皆指為陰證即用祭附善桂服後 內熱更甚並不疑為熱樂之故即用熟地容久等以為補陰配陽之法竟忘其為外感矣要知陰證無於 病熱故外感總以散熱為治惟直中陰經之傷寒必現脈緊便青是寒倦的不喜飲古無胎種種寒象當 俸中若邪氣未清非成痼疾即至不救蓋治痢之方甚多稱考古書自能窮其變化何得以不入痢證之 深殿亦深也殿殿於謂之乃病者醫者不知此理以為服熟樂而更冷其為陰證無疑故目親其惨死而 熱之霍亂以示奇異其死也宛轉呼號唇焦目裂七竅見血熱歸於內則手足反冷而脈微欲絕所謂熱 慎疾勢言 樂。母投必誤也 如受炮烙之刑而死我見甚多惟有對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湯及參考等補樂者於久府虚之之人或有 如豆汁或如敗肝熱深厥深手足逆冷不知其為熱厥反信為真寒並如畫附以至胃爛腸裂哀號宛轉 施治若傷寒傳入陰經下利清穀脈微取冷此為純陰之危證非殊附乾薑不治患此者絕少若夫夏秋 利有數種該治則生死立判及脾氣不實飲食不化畫夜無度無紅白積者此為脾濟其方不一當隨發 無所悔以後復治他人執樂更加重矣與治暑熱痢者之用四逆湯其害正同舉世盡以為必當如此雖 八淫之非不但暑燥火屬熱即風寒濕亦變為熱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 月暑犯入腑膿血無度此名滞下全屬暑熱之毒茶腸爛胃與陰寒之利判若水火仲景以黄芩湯為 因證如減此十古不易之法今乃以看毒熱病俱用附枝畫耳始則目亦去焦號痛欲絕其色或變 痢疾 之傷於寒也則為

盖使平盖千年之水往往自於陰盡入炎萬物盡然也故治老人者斷勿用辛熟之樂竭其陰氣助其充 年一例或實見其有虚弱之處則用輕淡之品而量為補語若無病而調養則當審其陰陽之偏勝而損 陽使之面紅目亦氣塞淡雞脈洪膚燥當者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惨也 因尤當急逐其相蓋差年氣血不甚流利豈堪補住其羽以與氣血為難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總與肚 者為老人立方不論有病無病總以補陽為上熟盛生風必生類中等病是名疾也若偶有風寒疾憑 九而陽之太或者不獨當補陰并宜清火以保其陰故老人無不頭熱耳驚面亦便帰現種種陽器乃醫 能長年者必有獨威之處陽獨風者當補其陰陰獨風者當益其陽狀陰風者十之一二陽風者十之八 醫者當可用補用熱雖死而猶可免各也 投之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谷執樂之該而咎寒樂之該何也盖人之死也必漸冷服熟樂而反冷則 增忽轉而改用大寒乃是以樂試病失要知一病有一病之方。豈無對病和平之樂乃始投之大即轉而 信以為非樂之故若服寒樂而冷則明明以樂死之冷矣故熱樂之殺人不覺而寒樂之殺人類我所以 治法與陰何而若云外邪乘虚入幣則尤當急驅腎中之羽豈可留邪燃幣又有用軟藥之後其熱勢並 熱之理問有寒極似陽而外現熱證者其內證必現種種寒象然亦當驅散其寒如麻黄附子細半湯之 規亦並無補寒之法也乃以温熱之物硬派作陰發而全用温輔真千古之奇情也又有以夢洩房勞之 外感者為陰遙更屬笑談夫邦果入陰經即無房劳等事亦屬陰遙如邦不入陰經則自有本證 一點真陽日吸母血以養故陽日旺而陰日裏凡半產滑胎皆久盛陰衰不能全其形體

故也近 風風火相煽乳食不歇則必生處疾得火煉則堅如膠添而乳仍不斷則新舊之疾日積必至脹問啼哭小光之疾熱與疾二端而已蓋純陽之體日抱懷中衣服加燰又襁褓之類皆用火烘內外俱熱熱則生 經枯脈絕頃刻而斃我見以百計更有惡露未涕身熱氣塞煩躁不寐以煩腹痛皆由敗血為患亦用善 以養血消疾為宝而石膏竹如亦不禁用余每遵之無不立效及近 王樂夫果陰陽俱脫脈遲畏寒血水淋漓面青去白事桂亦有用時乃血乾人燥純現熟證亦用執樂則 強之食乳以止其確從此胸高氣塞目瞪手播即指為駕風其實非識刀飽脹欲死馬此時告其父母 助其火而堅其感重則即死輕則變成稱勞世之所謂女科名家一例如此蓋胎産乃天地生有之機 人死 為其死皆樂誤也造為此等邪說者九死不足以敬其多 有胎前宜涼之說頗為近理至於產後則除血盡脱於陽獨立臟腑如熱經脈如沸故仲 人造為産後宜温之羽說以畫桂

始欲透發其後欲漿滿皆賴精血為之乃未發以前即用大黃石膏數兩以過其生發之機而敗其元氣 順氣之樂調之能聽從為十愈 小兒之所必不免非惡疾也當天氣温和之時死者絕次若大寒大者其不氣虚而稠密者間有不治 滋補至疾結氣凝之後則無可政為余見極多数之適其寒温停其乳食以清米飲養其胃熱稍用消症 用此等樂者必該決此光死於何日十不失 而即用蚯蚓數十蠐螬數個及一切大寒太毒之品如蜈蚣蝎子雞頭豬尾之類又将地丁銀花 品数两煎汁而灌之增其毒的倒其胃此等患物即今醫者自服之亦必胃絕脹裂而死犯孩提 衣停乳則必大温謂虚觀若此反令其凍餒無不睡罵醫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剛燥之樂即用參看 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為狂言者百無一生至於痘科尤屬怪誕痘為 一其父母都威稱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於彼所

疾

初列二百

柳或別有他念也更可駭者瘡傷之證最重己也一切鮮毒毫不可把無書不載乃近人反令病者專服 自有消腐化水之为故能使患者絕無痛去收功速而精神易復乃此等良法一切不問豈傳授之不真 児離直用刀太早。最難生肌收口凡毒藥刀鍼只宜施於頑肉老皮餘者自有提頭呼膿之法至於惡肉 提膿治其外自然轉危為要方始則不能束毒使小又無該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內服附柱熱 内空虚之處人 治外科始起欲其不大將成欲其不痛大則傷肌爛膚腐骨穿筋難於收之痛則衝心把即耗血亡津惡 有此病那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名白好乳用薄荷朴硝為根據一二次卽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頭 海濱好婦騙財之法惟蘇松二處感行割死者甚眾盖小兒有痰火者吃乳數日必有 壮之希醫者黄芩麥弟俱不敢用以為过代孩提之子則石膏大黄成兩成片毫不顧慮忍心害理至此 樂也或有元氣充實幸而不死者遂以為非此等大樂不能挽回而人 而極無奈呼天搶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為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頗肉取出血處此法起於明末 每等樂必至腐腸爛內更輕用刀鈍割內斷的以致呼號者都神散魂飛宛轉求如仁人 一失故始起之時最重圍樂東其根盤截其餘毒則頂自高而膿易成繼則護心託毒治其內化腐 人有此割則復生并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光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松 人傳布奉為神方矣更可異者强 一二日頭腫厭食 之所不忍見也

U

涌生死皆有定數非人

所能自主而醫者與病人

八公去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治油全不以為好用毒樂刀鍼者如肉淋漓痛死復法反以為手段高強佩服深勢而偏處薦引因知疾

毒物以為以毒な事夫解毒尚恐無效豈可反增其毒種種認誤不可彈述問有患外證之人若用安穩

弱歌措處熟知反以此而丧見其貧者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并破其家也吾少時見前董幸 略為減輕不知己重於古方數倍矣所以樂價日最而受害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兩餘樂只用 之法也未樂則用一錢心九樂則如桐子大者十九加至二三十九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術而全無救人之其也 兩至七八兩之煎劑子。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為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為太重為之說日令人 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到此乃治強實 在多也又有病人粒米不入反用順隔酸者腥臭之藥大梳濃煎灌之即使中病尚難運化况與病相反 人證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註云母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若此前劑 他理也故為醫者必廣求治法以應病者之水至常用之樂一時不能即合者亦當豫為修製以待急用 似愈大證痼疾無是理也所以令人患輕浸之病猶有服前樂而愈者若久病大證不過遷延歲丹必無 法因病德治乃今之醫者既多資本又惜工夫古方不考手法無傷萬一通治煎方其枝已事而病家不 百時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令二合古一劑令之三服又古之醫者皆自於鮮樂如生地差 心病祇服煎藥而愈者惟外感之證為然其餘諸證則必用丸散膏丹針炎砭鐮浸洗慰褐蒸提按摩等 ~無填塞胃中。即不樂死亦必淮死小光尤甚之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為不祧之品 二錢者亦從無此輕重懸殊之法要知樂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樂入口即變為氣血所以不 淡不惜重聘亦祇求得一煎 加已大滿其願古昔聖人躬思極想製造治病諸法全不一問如此 治法 人情無不貪生必

慎疾夠言

E

疾病為生死相關一或有誤追悔無及故延醫治病乃以性命相託也何可求加意頂釋如無的確可信 此亦不可不知也 灌之病者服之苦楚萬狀并有因而死者而已亦完然不知其何故若能每味親嘗斷不敢冒珠試人矣 原散 常用之樂亦宜細辨其氣味方不至於誤用若耳聞有此樂並未一當又不細審古人用法而賴以大劑 病势並增與又發散之劑必緩覆令汗地使邪從汗散若不使出活則外邪豈能內消此皆沒易之理醫 有審至於傷寒及外證症證病勢一日屡變今早用一劑明晚更用一劑中間間隔兩畫一夜經絡一個 細推究而各當其宜則取效尤捷其服樂亦有遊古方一剧必分三服一日服三次并有日服三次夜服 分病家皆所宜知也又惡毒之樂不宜輕用者神農通言諸樂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醫者於不 醫必者負富而後用樂尤見居心長學况是時多價猶縣於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謹慎即此等存心令人 已不走告人交矣 丁寒之道也又有寒熱不得其宜早著不合其時或與飲食相雜或服樂時即勞動胃風不惟無遊反能 分煎後併煎者有宜多煎者豬樂有宜少煎者皆樂有宜水多者有宜水少者有不煎而泡漬者有煎而 可樂之法各殊有先前主樂一味後入餘樂者有先前眾味後煎一味者有用一味前湯以前樂者有先 延醫 宿者有宜用猛火者有宜用緩火都各有妙義不可移易令則不論何樂惟知猛火多敢将芳香之 着盖樂味八日即行於經絡驅那養正性過即已蓋容問訴令人則每日服一次病久樂暫此一暴 前、樂服樂法 至過僅存濃厚之質如煎烧酒者將精多煮則酒氣全無失豈能和茶達衛子頂將古人所定煎法細

第以遭誘忌亦惟隨人唯諾而已要知病之傳變各有定期方之更換各有次策樂石亂投終歸不治: 因復 害或有氣血衰弱籍樂滋補亦以擇和平純粹之品者體氣之所偏而稍為資助如世所為秘方奇你 古聖設立方樂。專以治病凡中病而效益即為被方並無別有奇樂也若無病而服樂久則必有偏勝之 者事異而害同惟能不務虚名專水實效審察精詳見幾明決庶幾不以性命為兇戲矣 香可愛入於口即和順安適如不中病之樂則聞其氣必厭惡入於腸必惧懷內經不臨病人 您必無不見效之理不但服後奏功當服時已有可徵者如熱病服涼樂寒病服熟樂之類間其氣已養 施治服藥無效毫不轉念甚而日重一印惟各已病之難疾不各醫者之貽誤孰知樂果中病却不能凍 樂故難其製法使耳目一新者余私謂老醫曰先生之長生方從何傳授老醫已子無見哂子非人 示我我乃能造長生之方若長生者無一人則天下無長生之方矣其人有温色是時適有未醫在其家 更有一等怪亦乃富貴人賄醫所造者余曾遇一貴公子向余求長生亦余應之曰公試見一長生之 大熱大補之劑乃昔人所造以敗人者若其方偶與其人相合或有小效終歸大害其不相合者無不傷生 具決也令人 填衣 智言 人。宝可不服藥以待命乃世人 公道我非有意數彼其如欲應酬於世自不得不然耳後果得厚酬余因知天下所傳被方皆此類如 松为 向老野水得之乃傲余日長生方。其先生已與我矣公何獨各也余視其方乃聚天下血肉温補之 人耳凡富貴之人何求不得惟懼不能長生縱然耳故每遇名醫以亦此方若長生方不知何以得 一試樂未畫兩又易一醫或 人則信任一 人即至死不悔其故莫能想必冥冥之中有定數也又有與此相反者偶聽 獨忽於此惟以耳為自不考其實學何如治效何若聞 一日而請數人各自立認完無主張此時即有甚明之人豈能達 个科説即延請 人問所便以

此即文成五利之餘稱萬勿以為真可長生也速死則有之耳識此以醒世之求長生而見秘方都 諺誕

此類不可收樂以上各種其性之和平者服之雖無大害亦有小損至諸不常用及腥毒之物病家皆不 繼而互相效尤竟以為行道之捷徑西病家則以為名醫異人之處在此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幸 醫藥為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故傷令乃炫奇立異竟視為免戲為其創始之人不過欲駭愚人之耳即

以求萬德萬全之法者非人情也以上所指皆近時之學若後世此風漸改必不信世間有如此醫法反改海之日矣嗟多死者已矣熟知其父母妻子之悲號惨戚有令人不忍見者乎念及此能不讀書考古

以我言為太過者豈知並無一語虚妄者予又有疑我為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此乃為誤用温補者戒

能炮製以至具織惡多試使立方之人取而自當之亦必伸去攢眉嘔吐城迎入腹之後以至脹痛發亂

不死不得然後深悔從前服我樂之人不知如何能耐此若疑恨當之不見在令人受此茶毒也抑思人 求治不過欲全其命耳若以從未經驗之方任意試之服後又不考其人之生死而屢用之則終身無

以求萬楼萬全之法者非人

外臺祕要 神農本草神農本草經止三百六十種自陷玄景以後藥味日增用法益廣至明季時珍綱目而大備 靈樞經 則兩得之矣 傷寒論此一切外感之總部非獨治傷寒也明於此則六淫之病無不通實矣 并讀法開列於左果能專心體察則胸有定見然後將後世之事偏觀博覺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長而去 非謂温補概不可用也願世之為醫者真誠敬慎勿用非法之方世之求治者明察知幾勿服怪誕之樂 切道你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漢唇以前之事徒記時尚之樂數種而可為醫者今將學醫必讀之書 金方二書歷集唐以前之經方松方及婦科光科外科無所不備博大深微必明子室素仲景之書 长如河 言 能通費醫理乃替經產業沒等方樂乃有專科若讀前所列之書則已無所不能更取後世所者 其書以本經為五而以諸家之說附之讀者字字考驗則能知古人製方之妙義而用之不窮矣 方能知所審擇不至泛濫而無所適從矣 婦人除經帶胎産之外。與男子同小兒除驚癇痧痘而外與犬肚同所以古人並無專科後人不 此一切雜病之祖方其諸大證已無不備能通其理天下無難治之病矣 此明受病之源及治病之法干變萬化無能出其範圍如不能全讀擇其精要切實者熟記可也 此明經絡藏府之所以生成疾病之所由侵犯針炎家不可不詳者方脉家略明太義可也

慎疾獨言卷終 仰望來醫宗金鐵 源本靈素推崇傷寒論金匱要略以為宗旨後乃博採眾論嚴其去取不尚新帝全無 聖朝仁民之術無所不問習醫者即不能全該古書祇研究此事足以名也何乃不此崇信而反從事 於近世社誤無稽之說也 用刀鍼斷宜切戒 良方幼幼新書等多親可也 其方亦具千金外毫後世方愈多而法愈備如實氏全書寫科選粹俱可採取准惡毒之樂及輕 偏執又無科不備真能闡明聖學。垂訓後人足徵

